

飲冰室全集

野侯書齋

# 飲冰室全集

雜文類

第三十八冊

治外法權與國民思想能力之關係 甲辰

中國國內各租界。外人有領事裁判權。亦稱之爲特別之治外法權。若上海一地。有完全之混成裁判者。混成裁判者以駐在領事之國體行司法權。各國所施諸埃及者也。今上海正屬此類。此權之尤爲

發達者也。其餘若已經割棄之香港澳門及密邇內地之南洋日本。雖不屬治外法權之範圍。然我國人居留者甚多。與內地有切密之關係。而政府之權不能及焉。吾本論並此諸地總論之。

此等諸地。果爲中國之福乎。抑爲中國之禍乎。若香港上海諸地爲國體之大恥。辱此自屬別問題。盡人皆知。無待言者。殆不可一概論。

平心論之。此諸地爲新思想輸入之孔道。章章不可掩也。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爲文明普及。不可缺之條件。盡人知之。而在專制國法律之下。跼天踏地。微詞諷刺。

輒已得咎我國數千年來未必絕無懷抱異想之人而不能滋長其萌蘗公表之以貢獻於社會者勢使然也數年以來交通漸開以自力求得新知識於外界者日有其人而復得此諸地爲根據可以大聲疾呼而無所忌憚故糾彈抨擊之言日騰於報章恢詭奇異之論數見於新籍取數千年來思想界之所束縛以極短之日月而破壞之解放之其食此諸地之賜者不可謂不多也

雖然思想一方面日見漲進能力一方面日見萎縮則亦受此諸地之影響者最多夫病者而呻焉勞者而歌焉其所患不緣此而治焉而一呻一歌之際其目前之苦痛則既略減故夫處專制政治之下者苟並其言論自由而束之使不得發舒其怨毒將悉蓄於腔而日以增益於斯時也則懷抱新思想者流出兩派焉其志行薄弱者不厭世則發狂而銷磨淘汰以去其志行堅強者則以憤鬱之深而務從實事上以自救其苦痛於是能力出焉若於言論上猶有餘地以恣之則憤已略洩而氣已稍瀉矣故或以能言論爲義務之已盡而實行之心力因以減

一患也。其不能言論或不好言論之人，宜若汲汲於實事。但其任事之始，其心目中已有一外國或租界爲之逋逃藪。一旦風吹草動，則以三五金之旅費，三四五日之里程，可以自庇於上海，更倍之則香港，南洋日本，鴻飛冥冥，雖有矰繳靡所施矣。孟子曰：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以今日之政府，其行政法之粗疏，已不足以陶鑄志士之思慮，而復有此等至便利至密邇之治外法權地，以爲之尾閭，則安能危而危能深也？故志士之任事者，非必其初志之虛而不實也，非必其天才之果不如人也，而坐是之故，其思慮綿密之一點，必不能發達。吾昔聞人言久居紐約者，其眼必加利，因車馬太闐，塞眼鈍而行路難也。若夫居曠野者，眼官之用不勞而效力亦減矣。今中國志士能力之萎縮，其理由亦猶是而已。日本維新前黨禍之起，西鄉月照輩見窘於政府，舍投海自湛，外無他途，故其人。不反對政府，則已苟反對政府，則已自處於淮陰背水陣中，舍死與勝利二者之外，更無他途。今日中國志士之地位，可以失敗而不死，故失敗者踵相續也。此又

一患也。

夫必謂此諸地於中國之前途有百害而無一利。此誠不免矯激之論。以中國民智之窒閉。民氣之脆弱。積之已數千年。不有言論。何以喚起多數之同情。若絕無逋逃之地。則政府方將於其茵蘖焉。而摧拉之。而後此之發達。亦終不可期。故有此諸地以爲之過渡。安得非福。今過渡之時代。既漸去矣。過渡之事業。其可以已矣。吾國人若猶狃於前此之地位。則恐其竟漂泊於中流。以終古也。

雖然。乃者一年數月以來。則此諸地者。其性質將生一變象。昔之言論自由者。今干涉或過於內地矣。昔之逋逃最適者。今國事犯充獄中矣。自今以往。爲本國專制權與外國專制權嬗代之時代。其或者磨鍊我國志士之時機。已至乎。是又禍與福相倚之一端也。

因感警世鐘及警鐘日報之獄。再書此。

凡文明國之可以立莫急於養人才今日我政府官吏之言維新者亦曰莫急於養人才然養人才之手段有三一曰以養人之法養之者二曰以養牛馬之法養之者三曰以養雞豚之法養之者何謂養牛馬之法養之以備驅策鞭笞者是也何謂養雞豚之法養之以備烹烹燻割者是也吾昔以爲政府官吏不過以牛馬之養養人才也吾今乃知其直以雞豚之養養人才也嗟乎痛哉前此之既烹既割者不忍言矣而今乃又磨刀霍霍而來雖曰吾國多才抑何以堪此

七月初二日

即西歷八月五日

日本警察署忽有將吳君敬恆孫君揆均遞解回籍之事

留學生方奔走相急難而警吏已護送西發吳孫二君以何罪蒙此奇冤莫能知也而其獲罪之起因可以推揣知之罪何在曰在請公使送學生肄業

參閱新民叢報第十

三十四號餘錄門

官立學校既必須公使保送然則學生非求公使將更何求求送學而

有罪則留學其先有罪矣而吳孫二君又非自求也乃代他學生而求之代求送學而有罪則凡關涉於學事者其皆有罪矣蔡氏之職公使也其自認爲國民之

代表爲朝廷之代表。姑勿問。卽以朝廷論。去年秋冬間。不嘗屢下明詔。令公使保護照料學生乎。然則送學之事。豈其待學生自求之。豈其待他人代學生求之。待其自求。待其代求。則公使已不知其罪矣。不自知其罪。則反以罪無罪之人。亦何怪焉。

吳君者。北洋大學堂南洋公學之教師也。廣東大學堂之顧問也。舉人字孫君者。

南菁書院之學長也。舉人內閣中書字叔房乃不願作師而願作弟子。其爲非尋常人。可想

矣。吾國有此等人才。是吾國前途一線光明也。其代學生以哀請我公使也。爲學

生非自爲也。又爲現在學生將來學生之全體大局。而非徒爲此區區九人也。此

九人者。不見送其事。抑末矣。而後此源源而來之學生。不知幾何。其必欲入官立

學校者。不知幾何。則其待送於公使者。亦自不知幾何。而公使於學生。旣已視如

仇讐。前此之留難者。旣屢見不一見。然則此後公使與私費生之交涉。如何實以

此九人者。爲最後之問題。有此哀請。而得不得。尙未可知。無此哀請。則私費生入

學之途真永絕也。兩君之斷斷於此問題，夫豈得已也。警察署之命退兩君也。其名曰妨害治安。夫中國人在中國主權地而要求所應得之權利，其與日本之治安有何與也。夫使兩君之要求而出於強硬手段，則其於治安也猶有辭顧。兩君之與公使交涉，不過一度其問答語一字一句皆詳見於留學生會館布告文聲。聲公使聲聲學生從容委曲之口吻，吞聲忍氣之情狀，讀者猶將哀嗤之而不謂似此已逢大清國欽差大臣之怒責，呵不已而至於斥逐，斥逐不已而至於逮捕，逮捕不已而至於遞解也。

留學生既不得請於公使，於是抗電以伸訴於北京政府，亦要求權利之次第當如是也。而公使則已先自飛電徧告要津，曰留學生造反，夫留學生皆在日本也。吾不知所謂反者，反日本乎？反中國乎？噫，職我知之矣。其意曰：若輩何人，乃敢訐公使，反之云者，反公使云耳。以數百人決議所同認之罪惡，而有訐之者，則可以任意坐以大逆不道之名。此真文明國民所百思不得其解者也。而吳孫兩君之



罪案於是焉定矣。

案既下。留學生動色相奔走。或以質問於公使。公使則曰。吾亦不認吳孫之有罪。此日本政府之意。吾不知之。嘻。是何言歟。公使者有保護本國人之責任者也。公使而不知之也。則宜提出以詰問於日本政府。公使而認爲無罪也。則宜抗爭於日本政府。以營救之。日本既許外國人有內地雜居之權。既居其地。卽有居民應享之權利。夫安得以無罪之人而妄逮捕。妄驅逐也。公使而知之也。認其有罪也。猶可言也。不知之而不詰問。認其無罪而不營救。然則我國民每歲以十數萬之膏血。象一木偶之公使。何爲也。嘻。欲轆轤之。則轆轤耳。欲菹醢之。則菹醢耳。而彼胡爲者。

吾不怪夫日本人受公使之愚。何以如是其易。吾惟怪夫公使所憑藉之力。何以能使日本人受愚。如是其易。吾尤怪乎我國民。何故不有其權。而甘讓諸公使。吾又怪乎公使。何故不有其權。而甘讓諸日本人。公使對於日本人。褻代表一國之

資格國民對於公使褻自主一國之資格公使斗筭吾不屑責之顧安得不爲我國民警告也

我國民以此爲區區僅小之問題乎內爭之事而託調停於外人既辱國矣內爭不能克而假外人之權力以干預之辱益甚矣乃至內並不爭而防其萌孽焉乞外人以先事而鋤之其辱更何如矣辱猶可也而生此國爲此民者苟有一毫不肯放棄權利之心則一啓口一舉手一投足而無不爲罪而四萬萬人豈有復見天日之望耶本國政府已矣而復有他國政府爲之後援吾民之在內地者他國未能直接以奴隸之則借本國政府爲傀儡焉吾民之在海外者本國不能直接奴隸之則借他國爲傀儡焉於彼乎於此乎無所往而不奴隸苟不甘是者則五洲雖大竟無所容痛乎

附記一則

吳君之被逮也以爲士可殺不可辱欲以一死喚醒羣夢起國民權利思想乃

於初三日午前六點鐘警吏拘引出竟時。自沈於河。以救獲甦。吳君非厭世主義。欲一瞑以謝責也。亦非有所畏而自戕也。欲以此示不爲奴隸者之模範而已。嗚呼。留學生其念之。嗚呼。國民其念之。吳君被救後。友人檢其衣底得一小包封題「其言也善」四字。內一書云。

信之以死。明不作賊。民權自由。建邦天則。削髮維新。片言可決。以尸爲諫。懷憂曲突。唏噓悲哉。公使何與。孔曰成仁。孟曰取義。亡國之慘。將有如是。諸公努力。僕終不死。

吳敬恆絕命作此。敬恆所以就死於大日本國者。奉勸大日本念唇齒之義。留學一事。不可阻礙。如欲興我國家。尤以顧全私費學生之便利爲最要。若專取現在政府之信用。恐未得其益。先受其害。因我國皇上方蒙難。官場之腐敗。爲二十四史所少見。若大日本國官人久與相處。與之俱化。則支那之利益不可得。而大日本之良風。鑒矣。大日本良風一鑒。將胥黃

種人盡奴於白種人。豈不可哀矣哉。

又敬恆一人已伏其罪。一切被連引之孫君等。宜可復其自由歸國之權。

光緒廿八年七月三日。即明治卅五年八月六日。

讀今後之滿洲書後乙巳

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吾見。今者北京政府。方汲汲爲收還滿洲之準備。日不給一若深信。日本於此區區之必。余昇者。嗚呼。居今日而議收還滿洲。其卽斷送滿洲焉。耳。門人周生伯勛。譯日本有賀長雄之滿洲委任統治論。加以批評。題曰。今後之滿洲。東鄰隱志。昭揭纖盡焉。但其結論。所以策中國者。與鄙見不無異同。乃廣其義以作茲篇。

一 委任統治與割讓之比較

原著謂爲中國計。割讓滿洲。最爲上策。此實駭俗之言。若痛極而姑爲滑稽也者。雖然。委任統治之與割讓。其事實上。果有以異乎。有賀氏徵引先例。而舉英之於

昔布里斯島及奧之於坡士尼亞赫斯戈維納爲證。此其事猶懸遠。或非吾國人所能悉也。實則何必歐洲其最切近之比例。卽十年來中國之租借地。若膠州。旅順。大連。威海。廣灣。皆與委任統治異名同實者也。異哉有賀氏原著有所謂『委任統治與清國主權』之一章也。

有賀原著第四章之文。周譯改置第二節。題爲委任統治後滿洲與中國之關係。但摛譯其意。

於原文有所未盡。故今補譯之如下。其言曰：『清國以滿洲之統治。委於日本。決無絲毫傷及其主

權。何以故。清國以自由之意志締結條約。故猶土耳其以昔布里斯委英。以坡赫

兩地委奧。無絲毫傷土之主權。何以故。土耳其以自由意志締結條約。故。此猶云

法律上之理論也。若以事實上證之。猶有十焉：(一)滿洲輿圖仍屬清國。不改顏色。

(二)滿洲仍用清國正朔。不變陽曆。(三)儀式祭典。一依其舊。(四)滿洲正式

旗章。仍用龍旂。惟官署用日本國旗。他不爾也。(五)滿洲仍用清國貨幣。(六)滿洲

土民。仍爲清國臣民。其旅行海外。仍受清國領事保護。不歸日本領事保護。(七)

滿洲土民。對於日本官署。雖有納稅義務。對於日本國家。無當兵義務。中國將來

若行徵兵令仍可與內地一體徵發(八)司法權雖歸日本然其權非日本天皇之權乃清國皇帝之權轉託之於日本日本受之而生効力者也(九)外交權雖歸日本然關於清國主權消長之事仍須與中國政府協商(十)郵便電信鐵路及各種交通機關雖純歸日本經營但當立特別優待之條件許清國使用之

以上所述卽有賀氏所謂委任統治無損於中國主權之論據也嗚呼吾不知有賀氏爲此言將以欺世界耶將以欺中國耶抑還自欺也自欺則何必欺世界又安能彼直以一手掩我四萬萬人之目云爾如謂以自由意志締結條約卽爲無損主權之徵則謂我猶有主權於臺灣香港可也謂法猶有主權於奧斯鹿林可也何也彼曷嘗非以自由意志締結條約也如欲彼出於迫脅非自由意志然則將來日本外交官必無一語要求委任統治於我然後可苟有一語則已非我之自由也乃若其所舉十端以之爲主權之實現也則法律上主權德語之 *Souveränität* 之解釋雖論戰未定顧其爲物也絕對無限最高無上完全不可分則今世學者率宗此義亦有賀氏所常稱道也曾謂彼所舉十者足

以當此名詞否也。且有賀氏胡勿曰。吾日本戰勝之權利不容爾。老大帝國容喙也。則吾靡怨也。顧悍然於其大著中奮筆為「委任統治與清國主權」之一章。豈有他哉。為我國簽委任狀時。當局者一解嘲之資而已。膠州條約第一條云。『該十五啟羅米突界內之主權仍為中國皇帝所有。』旅大條約第一條云。『惟中國帝權不得稍損礙。』廣灣條約第一條云。『中國自主權毋得妨礙。』威海與旅

順同條件九龍與廣灣同條件故約文亦簡畧不復著此條凡此皆以條約為主權之保證者也。而試問以上

諸地我所得行之主權果何在也。主權乃獨立不倚者若必待條約保證之則已非主權之為物矣況所保證又極曖昧乎又

膠州灣條約第三條云。『因恐將來中德兩國或於主權上生衝突。故清國政府

允於租借期限內將該地施行主權之權利不自行之。而以委諸德國。』此約文

即解釋委任統治之性質最確當者。而有賀氏處分滿洲之政策皆基是租借云。

委任統治云。狙公飼狙朝四暮三云。爾吾國人若猶有不知委任統治為何物者

則何不取膠威旅大之前事以觀之也。夫膠威旅大諸地固國際法家所認為平

時占領之一種而吾國人心目中亦共信其爲覆水難收者也。使滿洲之前途而竟如有賀氏所言也。而猶謂其有瘡於割讓。吾苦不知其所瘡者何在也。故我國今後苟能於割讓與委任統治之外而更有他術焉。以善其後。則其利害猶有可言者。如僅於此二者之中校利害而已。則周氏所謂與其委任毋寧割讓之說。吾猶取之。

二 割讓滿洲能否實行

利害且勿論。但割讓之說能實行乎。此實一怪象之問題也。欲研究此問題。當分四方面觀察之一曰我政府之意嚮如何。二曰俄政府之意嚮如何。三曰列國之意嚮如何。四曰日本之意嚮如何。我政府慣爲掩耳盜鈴之計。必寧取委任毋取割讓。此可斷言者。雖然。此非我政府權力所能及也。卽彼香港也。臺灣也。我政府豈其甘割讓者。而終不得不爾。故日本以戰勝之威。既能得委任統治於我。卽能得割讓於我。故我之反對割讓與否。謂爲無價值之提議可也。其次則俄國俄



必不甘滿洲之割讓於日。固也。但其視委任統治與視割讓其利害正相等。兩者均不甘也。而其力苟能拒割讓。卽能拒委任統治。苟不能拒委任統治。則坐視我割讓。亦徒呼負負而已。故俄國反對提議之有價值與否。視戰事之進行何如。而所爭者。非委任與割讓孰能成功之問題。實日俄在滿洲發言權孰有力之問題也。故今亦不必置辨。次則列國之意嚮。實問題中一要點也。列國中可分二派。一則世所目爲侵畧派者。黨於俄之國也。二則世所目爲保全派者。黨於日之國也。其侵畧派宜贊成他人之割讓。以爲自割讓之地。固也。但以龐大之滿洲。忽入於密邇肘腋之日本之手。侵畧大勢。驟失均平。如是。則非侵畧派所欲保全派者。日以保中國領土。相揭橥。宣言至再三。一朝而三省輿圖改色焉。其劇心刺目。抑泰甚矣。如是。則非保全派所欲。故夫列國之意嚮。則委任統治也。割讓也。皆其所不欲者也。而割讓之見妒尤甚。此亦至易見者。最後則日本之政畧。實此問題之所由決定也。今世所謂文明國者。罔不虎其質而羊其皮。其野心固路人皆見。猶必